

《太平年》： 历史正剧的人性洞察

■ 汪荣



倪大红在《太平年》中的扮相。



《太平年》剧照。



《太平年》的人物海报。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史传”传统特别发达的国家。正所谓“以史为鉴”，漫长的中国历史总是能激发国人的无限想象与感慨。2026年的开年，一部新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播出，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现象级剧集，那就是《太平年》。该剧由杨磊担任总导演，董哲编剧，白宇、周雨彤领衔主演。《太平年》以吴越国的国主钱弘俶的经历为中心，突出了“纳土归宋”的主题，也为观众打开了五代十国那段历史的纷繁画卷。

以局部视角讲述复杂历史

从题材上来说，历史剧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历史正剧，二是历史传奇剧。前者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后者讲究戏剧感和娱乐性。近年来，中国电视荧屏上的历史剧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属于历史传奇类型，且很多属于“架空”的故事，“历史正剧”反而比较少见。

在当下的语境中，作为一部历史正剧的《太平年》具有稀缺性。更为稀缺的是，该剧叙述了五代十国的冷门历史。相对于汉唐明清等热门朝代，五代十国的历史比较边缘，很少被影视剧改编所青睐。然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直有“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即认为唐宋鼎革之际，发生了中国历史的结构性转折。就此而言，五代十国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叙述价值。

虽然只有七十余年，但五代十国这个历史时段是典型的“乱世”，各种政权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要把这样的历史搬上电视荧屏，无疑是十分困难的。而《太平年》选择的角度十分特别——以吴越国的钱弘俶为中心，以“地方史”的视角讲述五代十国那段纷繁复杂的历史。

于是，《太平年》的故事按照空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它以吴越国的杭州为中心，讲述钱氏政权的高层纷争和内部治理；另一方面，以汴梁城为中心，演绎北方中原的政权更迭和乱世动荡。通过双线并行的叙事框架设置，该剧同时展示了局部的地方史和全景的五代历史，凸显了治乱兴衰之间的广阔历史图景。

乱世状态的人物画廊

作为一部典型的历史正剧，《太平年》在题材、主题和叙事等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而这部剧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塑造了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些历史场景中的典型人物，带领观众走进了那段复杂的五代十国史。

吴越国主钱弘俶是《太平年》中的核心人物，带有某种家国同构的寓言色彩。他的故事不仅代表着个人命运的载浮载沉，也折射了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开国的那段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在钱弘俶的身上，有着最为完整的人物弧光。从早年的潇洒自在、恣意人间的钱家九郎“渔夫子”，到跟随吴越重臣水丘昭券北上游历汴梁城，再到登上王位成为保境安民的吴越之主，《太平年》详细叙述了钱弘俶的成长脉络，也凸显了他既杀伐果断又心怀黎庶的突出个性。

围绕着钱弘俶这个线索性人物，在吴越国的内部，塑造了一系列的君臣群像。事实上，《太平年》讲述的是吴越国钱氏三王更替的历史。三王之中，稳重老成的六哥钱弘佐和性子急躁的七哥钱弘侬与钱弘俶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朝中老臣胡思进和君子水丘昭券的人物形象也十分具有心理摹写的深度。在北方的

汴梁城，通过青年钱弘俶的交游网络，他的两位好兄弟赵匡胤和郭荣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历经四朝十代君王的著名宰相冯道的所言所行，着实让人细思琢磨。至于核心反派后晋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那极具压迫感的外形和残暴嗜杀的性格让人闻之胆寒。

《太平年》展示了乱世状态下的众生相。难得的是，该剧虽然登场人物众多，却有着十分强大的人物塑造能力，甚至连戏份很少的小人物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点。这些君臣之间的戏剧张力，构成了剧情的主要框架，也为观众展现了乱世的恩义与伦理。

历史叙事的艺术表达

在历史正剧的创作中，常常会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太平年》亦不例外。在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该剧达到了很好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是该剧通过创新的艺术表达完成的。

例如，《太平年》的背景涉及中原与吴越国的多重背景，线索十分复杂，但该剧的叙事却能够繁而不乱、环环相扣。该剧以钱弘俶的行踪为线索，采用“情节单元”的方式展开，让观众能够快速掌握叙事的重点。同时，该剧也能保持紧凑的节奏和情节密度，并不刻意拖沓剧情。

该剧中的台词也处理得十分精到，刚好处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既能够让观众进入既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又不至于观剧的门槛太高。同时，有些台词蕴含思想性，能够激发观众的思考。例如，在钱弘俶质问后晋大臣桑维翰主导割让幽云十六州的行为时，引发了两人关于“是非观”的观念交锋，揭露了乱世里的道德困境，带有很强的思辨性。这体现了该剧对于历史的理性思考，以及对人性、政治和时代的洞察。

此外，从该剧的画面来看，观众无疑是得到了赏心悦目的视听体验。在服化道等方面，该剧参考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最大程度地真实还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服饰和造型。而镜头语言的精致讲究，体现在构图、色彩和光影的方方面面。譬如，在后晋末代皇帝石重贵于城门下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投降的“牵羊礼”中，日光风沙中的逆光剪影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极好地渲染了剧情和氛围。

毋庸讳言，《太平年》是近年来历史剧中难得的匠心之作，凸显了历史正剧的优良品质。在短剧日趋泛滥的现在，要吸引观众看一部严肃的长剧其实是件颇具挑战性的工作，而《太平年》做到了。在某种意义上，《太平年》是“细糠”历史剧，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和留白。正如网上掀起“AI追剧”的考据热，《太平年》这样有文化深度的剧集，不必过于担心观众的接受度，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想象和探索。这或许可以为后续历史正剧的创作打开新的思路。□

中的表演颇受认可。
白宇在《太平年》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